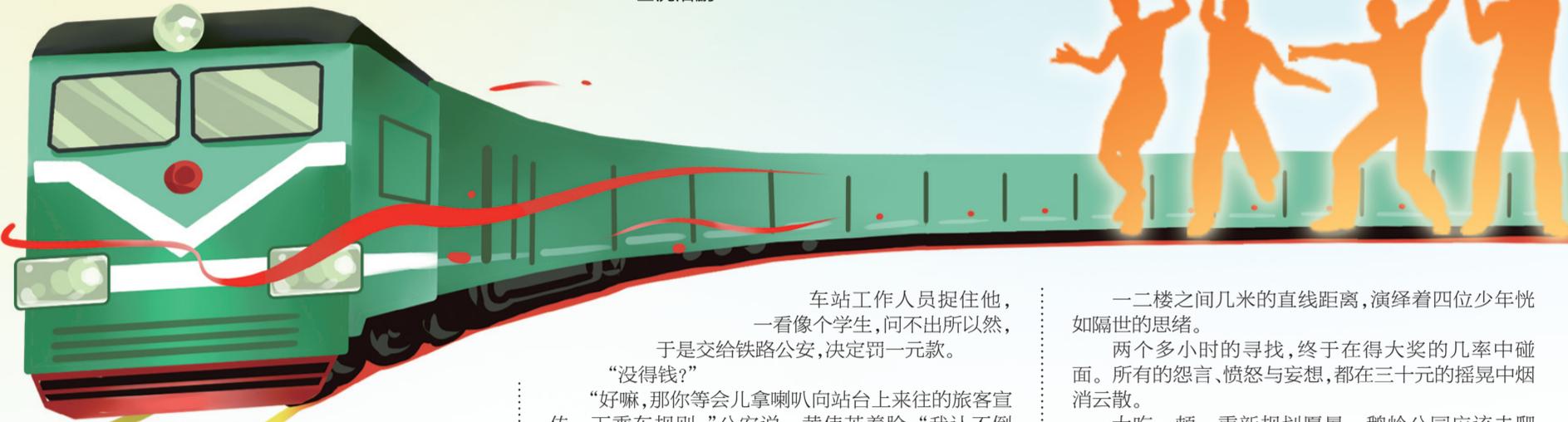




“还是去重庆吧，听我哥说嘿好耍”

四个“轻狂少年”33年前从荣昌扒火车到重庆见世面

□沈治鹏



1981年冬，高中毕业不久，雷洪宇送走了久病故去的母亲。铁得如同穿一条裤子的黄伟、黄骏、何兵三个同学，心疼一脸疲惫的班长，商量怎么陪他外出散散心，淡化心中的哀伤。

夜空清澈，明月高悬。雷洪宇说谁都自己比较熟，就是远了点。何兵接过话：“去内江吧，我熟。”

四双充满热切期盼的大眼，四颗飞速旋转的脑壳，倏地聚焦离县城约四公里的火车站。对，爬火车去。秒决佐证感情如铁。来到黑黢黢的荣昌火车站，囊中羞涩，爬货车成为最佳选择。

寒风中痴痴地等，总不见内江方向的货车。黄骏说：“还是去重庆吧，听我哥说嘿好耍！”

（一）

终于，鸣叫的火车卷着呼啸的寒风，把少年一腔热血吹得汹涌澎湃。猫腰入站，攀爬如猴，四少年如职业飞车人，眨眼间翻进车厢。定睛一看，全是黑黢黢的煤炭。

仰望头上的星星，明亮的四双眼睛露出狡黠，偷偷的笑脸淹没在悄无声息的煤车里。

不知等了多久，火车终于喘着粗气，载着大气不敢出的少年，奔向洒满玫瑰色的前方。

在铁轨发出的咣当声中，少年欢呼雀跃，畅想大重庆色彩斑斓的模样。

一阵兴奋之后，头上呼呼的寒风吹醒了他们，花花世界，何以用度？收尽口袋，凑齐十多块钱。这些兑现梦想的所有保障，全部交给沉稳的雷洪宇保管。

走走停停是货车的宿命。为防止被发现，每到一个站，负责值班警戒的同学就伸出头看到什么地方了。火车时走时停，畅想时断时续。身依冰冷的煤块，寒夜侵蚀着炙热。一静下来，冷冷的月纠集刺骨的寒风，塞来可恶的睡意。

黄骏最先缄默了。缄默之后是鼾声热烈。吱地一声刹车，整个世界被扔进静不见底的旷野。唯有这鼾声，昭示着无边的黑暗中潜藏着蓬勃的生命。这时，远处传来检车工用榔头敲击车轮的声音，小伙伴如惊弓之鸟。酣睡的黄骏，呼噜声仍处在车轮运转时的咣当状态，吓得睡眼朦胧的何兵飞脚直踹。黄骏挪了挪脚，鼾声依旧。榔头声一步步逼近，狂跳的心都快蹦到恐怖的荒野去了。黄伟与何兵不约而同一齐出手，紧紧捂住那张不争气的大嘴。

敲击声消失了，差点闭气的黄骏从梦中挣扎醒来。

时间在寒风中流逝，该睡足的黄骏值班了。每一次停车，小心警戒与探头打量就成了神圣的职责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黄骏突然一呼：“到了！”

仿佛一声惊雷，几个少年的瞌睡虫被寒夜一口吞下：“真的？！”

“没错！我哥说过，重庆路灯不仅成排，还是弯的。你们看嘛！”

四个脑袋冒出车厢，看见江边蜿蜒的灯光，映在远处静静的水面，确实是弯的。早被黑暗憋闭气的四位少年，懵懵懂懂中，理智与判断被兴奋打折，饥寒交迫下迟钝的思维毅然认定应该是梦想的天堂——重庆。怕被抓住，四位少年身轻如燕，毫不犹豫跳车，埋伏在铁轨沟中。

货车开走后，蛰伏多时见四周没有动静，便翻上站台打探。原来是江津白沙镇。刚刚5点过，离重庆还远得很呢。几个沮丧的少年，差点没背过气来。

怎么办？继续爬车呗！花钱买了一点水和吃的，又猫腰一蹲，摸向铁轨边，等待下一趟开往梦想的货车。

（二）

到重庆天已蒙蒙亮。少年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跳车、钻车、翻墙一气呵成。瘦小的黄伟落单了。

车站工作人员捉住他，一看像个学生，问不出所以然，于是交给铁路公安，决定罚一元款。

“没得钱？”

“好嘛，那你等会儿拿喇叭向站台上来往的旅客宣传一下乘车规则。”公安说。黄伟苦着脸：“我认不倒字！”这时，别在上衣口袋两支明晃晃的钢笔出卖了他。公安抬手一指：“别那玩意儿干啥？”

“洋气。”黄伟一脸无赖。

见个头矮小一身煤灰的黄伟，公安拿出一张打印好的《悔过书》说：“那你在上面签个字吧。”一看是要对外张贴的《悔过书》，黄伟毫不犹豫，抽出钢笔，龙飞凤舞地签上“杨大学”三个字。

黄伟兴冲冲走出车站与三位少年会合。听说签了要张贴的悔过书，雷洪宇线条硬朗的脸露出惋惜：“麻烦了，今后再来重庆，你就是重点理抹对象了！”

黄伟瞪眼：“理抹我咋子嘛？”

“你的名字记录在案啊！”

“我签的是杨大学。”

“什么？！那那个就惨了！”

“你晓得啥子！杨大学是我们老家生产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，他来重庆咋子嘛！”

吃罢早饭，钱已所剩无几。黄伟被大重庆处处显露出的霸气震撼了，强烈要求拍张照片作为纪念。雷洪宇脸上的轮廓一下拉成直线：“看你那个狼狈样儿，是不是照宝相？”

环顾茫茫人海，四位少年仿佛刚逃出地狱，一下又被遗弃在了五光十色的荒漠。

一筹莫展之际，黄骏一拍脑袋，想起有个亲戚就住在南岸。大家一听，喜出望外，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。在煤车上酣睡时，黄骏的裤子被尖利的煤块划了条口子，怕亲戚过问，便换上黄伟的裤子。何兵陪黄骏去借钱，约定黄伟与雷洪宇下午在两路口百货大楼碰头。

到亲戚家已是中午，黄骏把路上编的故事向亲戚眉飞色舞地讲了一遍，赢得亲戚一脸同情，便借给他三十元钱。此刻，从厨房飘来的回锅肉香气直捣早已巴背的肠胃，闻得何兵直吞口水。

亲戚问：“吃饭没得？”

“吃了。”黄骏紧紧皮带，提足中气。眼睛差点鼓脱的何兵又想来一飞脚。

在两路口百货大楼的雷洪宇和黄伟望穿秋水，二楼的电视看得都眼冒金星了，关门时间也快到了，就是不见黄骏他们的影子，怀疑肯定是找不到路了。

6点过就赶到百货大楼的黄骏与

何兵上蹿下跳，跑了无数个来回，就是不见雷洪宇和黄伟

的人影，于是悲观推测，

两个傻儿一定是饿

慌了偷东西吃时

被公安抓到

派出所去

了。

母亲回忆往事，总会提及这件事情，当年要不是外婆阻止，说不定她会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歌唱家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知道母亲喜爱唱歌。那时候住家属区，房屋墙体单薄，房间小，听得到隔壁邻居说话的声音。到了晚上，经常会停电，一停电，矮小的楼房瞬间被笼罩在黑暗之中。孩子们天生对黑夜感到恐惧，整栋楼充斥着孩子们的尖叫声、啼哭声，还夹杂着幸灾乐祸的口哨声。不过很快，会有婉转悠扬的女中音响起：

“红云上红梅开……”母亲在唱她最爱的《红梅赞》。歌声像一片片轻盈的羽毛，悠然飘进每一个邻居的家。

整栋楼除了母亲的歌声，安静得听不到其他的声音。每家每户的窗棂里，闪烁着点点烛光。那微弱的烛光，汇聚在一起，像无数只扑扇着翅膀的萤火虫，燃亮了漆黑的夜。母亲的歌声安抚着黑夜中焦躁的人们，连月光也被抚慰得格外柔美。

一曲毕，传来邻居们的赞美声，母亲在“再来一首”的呼唤中，又亮起了歌喉，直到母亲的歌声唤醒了沉睡的灯光，在一片光明和欢呼声中，歌声恰到好处地戛然而止。

母亲最辉煌的一次歌唱，是在单位庆祝劳动节文艺汇演上担任主唱。我作为家属，坐在上千人的礼堂里。母亲和几十个同事穿着的确良白衬衣昂首阔步地走上舞台，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打着夸张的腮红，嘴上涂着鲜艳的口红，胸前还佩戴着一朵大红花。我看到好多家属都和我一样捂住嘴暗自发笑。母亲站在舞台的中央，对着话筒唱起来：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……”我惊诧于身材娇小的母亲为何会有如此嘹亮的歌喉，那声音的爆发力如同来自一个深邃的山谷。我看到礼堂里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板，眼神聚焦在舞台中央，母亲像一只百灵鸟，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。演出结束，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母亲每每谈及这次演出，都忍不住眉飞色舞、神采飞扬，连鱼尾纹都发出自豪的波动。

十三岁那年，有省级歌舞团到母亲学校选拔苗子，老师推荐她去试试。她回家告诉了外婆，固执的外婆认为母亲是家中的大姐，是主要劳动力，所以不同意母亲去报名。母亲拗不过外婆，泪眼婆娑地端着一盆弟弟妹妹的脏衣服，一路哭着去了小河边。在母亲看来，一次绝佳地改变命运、实现理想的机会就这么和她擦肩而过了，她很是抱憾。听她说多了，我开始“骗”她。母亲文化课程不好，上学期间除了音乐和体育是一百分，其他科目考试成绩都是倒数。我对她说，即使当年被选上了，她文化课程差，迟早也会被淘汰。母亲被我这么一说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认为有道理，渐渐地不再提及此事。

母亲年过五旬时，患上支气管炎，唱歌的气息明显变弱，嗓音变差。我劝她保护嗓子，少唱歌。可母亲的生活中，哪能缺少歌声！每年春节团年，母亲总是带头唱歌，过年的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，长辈们跟着母亲载歌载舞，仿佛又回到了他们的青春岁月。

（作者系重庆公安作协会员）

一二楼之间几米的直线距离，演绎着四位少年恍如隔世的思绪。

两个多小时的寻找，终于在得大奖的几率中碰面。所有的怨言、愤怒与妄想，都在三十元的摇晃中烟消云散。

大吃一顿。重新规划愿景。鹅岭公园应该去爬爬，动物园也该去逛逛……钱是有点偏紧，那晚上就睡火车站吧。

少年们捡了几张废报纸，坚定地火车站候车室进发。

椅子早已坐满人。冰冷的水磨石地面，一点点消融着吃饱后的热情。头天欠的瞌睡，并没有柔软被盖来抚慰，唯有北风呼呼地吹。偌大的梦想之城，此时吝啬得只剩凛冽的寒风，径直横扫简陋的候车室。少年们紧紧挤在一起取暖，他们开始想念温暖的木床。不知谁怯怯嘟囔：“这点钱，天天睡候车室也玩不转重庆，不如早点回家！”是呀，大家一时兴起，都没跟父母打声招呼。应该回家！

（三）

买了半夜便宜的加班闷罐车票，连夜回家。一大早回到荣昌，悬吊吊的心落地了。

几个少年一齐涌向车站旁一个早餐摊点。把一大筒箕油条端上桌子，舀一大盆豆浆，开始狼吞虎咽。一阵风卷残云，转眼吃得精光。

“算账！”雷洪宇嘴巴一抹，潇洒地抓出一把钱。老板见状，眼睛鼓得蛮大。

这次散心之旅看似荒唐，却冥冥之中成了四位少年人生的一次预演。几年后，黄骏到江津教书，黄伟去重庆上大学，何兵在内江火车站上班，雷洪宇落户在成都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每每提及此事，黄伟总耿耿于怀没照那张合影。其实，那一路的明月寒风，一路的担惊受怕，一路的望穿秋水，一路的峰回路转，仅仅是一张黑白照片就能装得下的吗？

每当同学聚会时，谈起年少轻狂的这些事，嬉笑声、欢叫声、唏嘘声不断，涌出的欣喜泪水，早就把温暖的往事冲洗成一帧帧彩色照片。这些充满青春气息、弥足珍贵的照片如幻灯，永远是那么鲜活动人、那么令人心旌摇曳。

（工作单位：重庆市荣昌区委办）

母亲的爱好

□黄丽

母亲回忆往事，总会提及这件事情，当年要不是外婆阻止，说不定她会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歌唱家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知道母亲喜爱唱歌。那时候住家属区，房屋墙体单薄，房间小，听得到隔壁邻居说话的声音。到了晚上，经常会停电，一停电，矮小的楼房瞬间被笼罩在黑暗之中。孩子们天生对黑夜感到恐惧，整栋楼充斥着孩子们的尖叫声、啼哭声，还夹杂着幸灾乐祸的口哨声。不过很快，会有婉转悠扬的女中音响起：

“红云上红梅开……”母亲在唱她最爱的《红梅赞》。歌声像一片片轻盈的羽毛，悠然飘进每一个邻居的家。

整栋楼除了母亲的歌声，安静得听不到其他的声音。每家每户的窗棂里，闪烁着点点烛光。那微弱的烛光，汇聚在一起，像无数只扑扇着翅膀的萤火虫，燃亮了漆黑的夜。母亲的歌声安抚着黑夜中焦躁的人们，连月光也被抚慰得格外柔美。

一曲毕，传来邻居们的赞美声，母亲在“再来一首”的呼唤中，又亮起了歌喉，直到母亲的歌声唤醒了沉睡的灯光，在一片光明和欢呼声中，歌声恰到好处地戛然而止。

母亲最辉煌的一次歌唱，是在单位庆祝劳动节文艺汇演上担任主唱。我作为家属，坐在上千人的礼堂里。母亲和几十个同事穿着的确良白衬衣昂首阔步地走上舞台，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打着夸张的腮红，嘴上涂着鲜艳的口红，胸前还佩戴着一朵大红花。我看到好多家属都和我一样捂住嘴暗自发笑。母亲站在舞台的中央，对着话筒唱起来：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……”我惊诧于身材娇小的母亲为何会有如此嘹亮的歌喉，那声音的爆发力如同来自一个深邃的山谷。我看到礼堂里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板，眼神聚焦在舞台中央，母亲像一只百灵鸟，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。演出结束，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母亲每每谈及这次演出，都忍不住眉飞色舞、神采飞扬，连鱼尾纹都发出自豪的波动。

十三岁那年，有省级歌舞团到母亲学校选拔苗子，老师推荐她去试试。她回家告诉了外婆，固执的外婆认为母亲是家中的大姐，是主要劳动力，所以不同意母亲去报名。母亲拗不过外婆，泪眼婆娑地端着一盆弟弟妹妹的脏衣服，一路哭着去了小河边。在母亲看来，一次绝佳地改变命运、实现理想的机会就这么和她擦肩而过了，她很是抱憾。听她说多了，我开始“骗”她。母亲文化课程不好，上学期间除了音乐和体育是一百分，其他科目考试成绩都是倒数。我对她说，即使当年被选上了，她文化课程差，迟早也会被淘汰。母亲被我这么一说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认为有道理，渐渐地不再提及此事。

母亲年过五旬时，患上支气管炎，唱歌的气息明显变弱，嗓音变差。我劝她保护嗓子，少唱歌。可母亲的生活中，哪能缺少歌声！每年春节团年，母亲总是带头唱歌，过年的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，长辈们跟着母亲载歌载舞，仿佛又回到了他们的青春岁月。

（作者系重庆公安作协会员）